

西方语言学丛书 13
Western Studies in Linguistics

形态学研究指南

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Andrew Spencer & Arnold M. Zwick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第 13 卷

形态学研究指南

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Andrew Simpson & David Rees (eds)

第 13 卷



形态学研究指南

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Andrew Spencer & Arnold M. Zwick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37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态学研究指南/(英)安德鲁·斯宾塞,(美)阿诺·M·茨威克著.
影印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西方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301-07879-2

I. 形… II. ①安…②阿… III. 形态语言—研究—英文 IV. H0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120 号

©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Reprint from 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First Edition) by Andrew Spencer and Arnold M. Zwicky.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It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书 名: 形态学研究指南

著作责任者: [英] Andrew Spencer [美] Arnold M. Zwicky 著

责任编辑: 旷书文 徐 刚

封面设计: 张 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7879-2/H · 117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52.75 印张 90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Morphology(形态学)从构词上可分解为 Morphē(希腊语词)[form; shape(形式; 形状)]和 logos(希腊语词)[word(语词)]两部分(Watson, 1968: 725)。表“学科”的后缀-ology 由 logos 演变而来, 因此 Morphology 字面意义就是研究形式的科学。

早在古巴比伦时期(约前 1600), 就留下形态学研究的记录(Beard, 1994: 2537)。当时古阿卡德语(Akkadian)已成为古巴比伦的口语, 为保留此前苏美尔语(Sumerian)的文学传统, 古巴比伦人将语法著述以楔形文字刻在泥书板上, 这些著述将苏美尔语的副词、代词和动词用词形变化表的方式组织起来。随后以撰写梵文语法(Sanskrit grammar)而著称的印度语言学家波你尼(Pānini, 约前 520—前 460)为梵文的形态学系统总结出了 3,959 条规则(O'Connor & Robertson, 2000)。

古希腊时期, Protagoras 和 Plato 已经将名词与动词区别开来, 并且开始研究“性”(gender)范畴(Beard, 1994: 2537)。斯多噶学派(Stoics)则将语法上升到哲学范畴之内的主要学科。他们最早区分了“能指”(tò sēmaînon)和“所指”(tò sēmainómenon), 并就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之间的差异提出质疑。他们还划分了四种词类(parts of speech): 名词、冠词、动词和连词。古希腊后期的语法学家把作为哲学分支的语言研究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技术性”学科, 他们不以语义而以屈折变化表的形式特征来定义范畴。稍后古罗马语法学家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 117 BC—26 BC)提出, 要根据词是否反映“格”或“时态”来划分词类。

在语言学领域, 一般认为“形态学”一词是从生物学借用到语言学中的(Haspelmath, 2001: 11; Bussmann, 1996/2000: 314)。Aronoff (2005: 1)认为, “形态学”一词由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 叶起昌, 博士, 北方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 语言哲学、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

Goethe 1749—1832)所创,并在生物学的上下文中应用该术语。

实际上,歌德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在这方面的论著达14篇之多。据《大不列颠新百科全书》(Wilkinson, 2002: 140),歌德理解的“形态学”是系统地研究各种事物的构成和转换的科学,不仅涉及自然界现象,也包括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因此,说形态学来自于生物学值得进一步商榷。

1859年, August Schleicher 以德语词 *morphologie* 来统指屈折变化(inflexion)和构词法(word formation)两部分的研究。至此,形态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有了正式的名称。Schleicher 区别了形态学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并确定了先验的形式类型的数量[词干(stem)、中缀(infix)、词缀(affix)、元音交替(ablaut)和元音变化(umlaut)]。

19世纪末,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又为形态学的研究增添了术语——“屈折形式溶合”(syncretism, Brugmann 于1892年提出)和“异干词”(suppletives, Osthoff 于1899年进行首次阐释)。同期,比较语言学对印欧诸语的研究,特别是 Grimm 首次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 and 历时语言学研究,使得语言学研究更具科学的精确性。除此之外, Humboldt 开始考察印欧语系之外的语言,把“中缀化”和“组并”介绍给了欧洲的理论家。

19世纪的语言学主要包括两部分:研究词类的形态学和研究词类在更大单位(从句或句子)的组织规律的句法学。当时的看法认为,这两部分就可以完全说明印欧诸语言中的许多现象。教学语法秉承了这种观点,将形态学对应于形式研究,即关于词形变化、词类研究以及词类分类标准的一个分支;而构词法通常被当做形态学之外的独立学科或距形态学更远的一个分支。

结构主义形态学并没有在理论上超越传统假设,而是更多地对它们进行了批判(Beard, 1994: 2574)。结构主义将研究重心由语法范畴转移到词素变体(allomorphy)上,它假设所有词位和词素的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和相互蕴含的关系;并且词素是不可再分的最小语言单位。实际上结构主义在解释词素变体时却忽视了意义。

Baudouin de Courtenay 将词根、词缀和屈折形式并入单一自然类型,即“词素”(morpheme),它是“以语音为外衣的最简单的心理语言成分”(Beard, 1994: 2574)。随后,索绪尔尽管没有沿用 Baudouin 的“词素”这一术语,但采用相同的思路来论述语言符号的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Jakobson 则有所不同,他认为研究形态学也应考虑语义因

素。按他的观点,如果主格和宾格结尾相同,那么它们就必须拥有某种共同的意义。Jakobson 同时还发现,具有二分性质的形态范畴显示“标记性”(markedness)。Trubetzkoy 提出“形态音位学”,以一个复杂符号(a complex symbol)来表示某个后缀所拥有的所有变体。而 Bloomfield 则以 Baudouin 的假设为前提,他认为,所有的意义成分都是词素,所有的词素都是符号,因而所有的词素都进入了词汇行列。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也就是生成语言学的早期阶段,形态学研究大都依附于音位学或句法学,摇摆于二者之间,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地位。这一时期虽不乏形态学方面的专著问世,但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屈折形态学。直到 Halle (1973) 的论文《构词法序言》(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Word Formation) 问世,以及随后 Aronoff (1976) 和 Siegel (1979) 的两篇博士论文的出版,语言学内部才意识到:语言学领域中确实存在着应属于形态学自身的空间。形态学的研究由此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而且不断朝着跨学科方向发展。

20 世纪后期形态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Klavans 等将附着词素定义为短语词缀;Carstairs 的“词形变化的经济原则”(Paradigm Economy Principle)以可利用的词缀数目来预测一门语言的词形变化表的数量;Bybee 表明形态学范畴是沿着一个语义连续统分布的,连续统是一个从标记明显到不明显的词汇派生范畴过程,并且前者通常要比后者更靠近(词汇)词干;Sadock 提出“自律词汇形态学”(autolexical morphology),他认为句法和形态学短语结构在解释附着词素和非持续体的词素方面并不总是相吻合的;“自然形态学”(natural morphology)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研究相结合,提出同构符号(isomorphic sign)是最“自然”的词素结构,而其他种类的关系则以与同构性的离散程度来说明它们的或然率。

当代形态学的基本概念绝大多数还是来自结构主义。由此,形态学上有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是词素,而研究内容,根据 Booij (2005) 的看法,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a) 构词(派生词,复合法);(b) 屈折形式(屈折变化,屈折变化系统);(c) 界面(interfaces)(音位学与形态学的界面,形态学与句法的界面,形态学与语义学的界面);(d) 形态学与心智(mind)(形态学与心理语言学,形态学与语言变异)。

形态学分析的更远目标还可以是:

(a) 建立评判词性的标准;(b) 描述屈折变化形式的规律(词尾变

化、动词的词形变化以及比较);(c) 研究诸如时态、语气等语法范畴,以及它们的相关性;(d) 在构词法方面,研究基本成分和这些成分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新构词法的语义功能;(e) 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建立标准,用以决定亲缘关系与非亲缘关系的语言之间的分类(语言谱系学)。

当代形态学研究的中心则围绕着下面两个主题:

(a) 是什么控制词的形式? 如何描述 allomorphy? (b) 是什么控制形态单位的句法与语义功能? 这些单位又是如何与句法和语义相联系的?

本指南将形态学的前沿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书中既有传统的屈折、派生、复合、能产性等问题的研究,也涉及了界面问题,如形态学与音系学,句法学与语义学之间的关系等。有的章节则简要地讨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还有部分章节探讨形态学在语言变异、心理语言学以及语言习得等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本书共五部分,每部分由若干章节组成。

下面简要介绍本书各章的内容。

第一部分 现象篇

第一章 继 Matthews 批评屈折形态学中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词素”概念之后,Anderson(1977b)开始把屈折成分当做构词规则应用的结果来研究,这些规则多少有点类似 Aronoff(1976)用以研究派生的规则,但前者具有更为复杂的互动过程。Stump 在本章中较为详细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章 结构主义的观点是把词看做短语,所以同一套规则可应用于两个领域。这是过去 20 年在形态学与句法界面上所谈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复合法层面,这类规则的应用几乎使得所有人都能接受词拥有某种成分结构的观点。比这观点更为激进的看法是,派生形态学可用与短语句法相同的方法来研究(Hale & Keyser 1993)。Aronoff(1976)以及随后的 Anderson(1992)对此提出挑战和反驳。他们认为:所有的非复合(non-compounding)形态学是“无形态的”(amorphous)。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构词并不是两个东西相联结从而形成具有以中心词为首的短语似的结构,而是对词素的一种操作,词缀仅是诸种形态音位操作中的一种,并不是句法联结过程。Aronoff(1976)用“构词规则”(Word Formation Rules: WFRs)来说明这种操

作。由此得出一个与上述结构主义观点完全不同的关于词结构的看法。由于 WFRs 多少能够将词缀的音位形式与作为形态功能或意义的词缀区别开来,因而在研究屈折形变化的论著中被广为采用。Beard 甚至认为,这种方法还可用于派生研究。

第三章 评判词的一条尚未证实的标准是“完整性”:词是独立于句法以及其他过程的“孤岛”,从句法或其他过程是无法“看清”词的内部结构的,因此,词与短语对立。但许多语言学家都不赞同词的完整性之说。与完整性相关的传统问题是复合法(形态学)与短语构成(句法)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拥有复合法的语言中,这种区别是不清楚的。

第四章 引起人们对词的完整性质疑的种种语言现象中最为突出的是动词连用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轻动词结构以及“组并”结构。在组并结构中人们研究最多的是名词组并。其中,动词词干与一个名词构成形态复合词,名词可以承担某种功能,如作为动词词干的直接宾语。该章的作者 Gerdts 认为在短语构成和复合词之间存在着若干种类型的组并。

第五章 在形态学和词汇学中,传统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是词。对其定义有的是从形式的角度,有的则是从功能或行为的角度。但问题是有的成分既拥有词的标记也拥有词缀特征,这就是“附着语素”。附着和名词组并实际上都可看做是结构的一种误配(mismatch)。于是,在句子 John's here 中,这里 John's 的 's 在音位学上仅仅是第一个词(即 John)的最后一个音素,但在句法上它却对应于主要动词,甚至它还可看做不是 John 这个词的构成成分。对大多数音位学者、句法研究者以及形态学研究者而言,这是个令他们感兴趣的实际问题。

第六章 该章的内容可追溯到 Siegel 的层次序列(Level Ordering)形态学,这种理论提供了研究音系学—形态学界面的新视角,随后形成 Kiparsky(1982a)的词汇音位学(Lexical Phonology)。Siegel 认为,英语中不影响重音的词缀(如-ness)是在重音规则应用之后才附加上去的。这些词缀就是 Chomsky 和 Halle(1968)在《英语的语音模式》中称为的“带#的限制词缀”(the # boundary affixes),后改称为“第二类词缀”(Class II)。而带+的限制词缀(第一类词缀[Class I])则可影响重音(如-ity),是在重音规则应用之前附加上去的。由此,产生词缀线性序列的假设:第一类词缀比第二类词缀更靠近词根。该结论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真实的。然而,Aronoff(1976)指出这种理论并不能

说明所有的现象。Fabb 则认为,即使这种假设是真的,但它还是不能解释整体的词缀序列,而覆盖面较广的若干交替概念同样也能很好地解释层次序列现象。

第七章 词汇音位学通常是与层次序列相联系的。然而,词汇音位学中的主导概念并不需要层次序列假设。Kiparsky 理论中的主导思想是强调语素音位交替(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和自律交替(automatic alternations)之间的传统区别。前者通常是从音素的一个集合映现到另一个集合[结构保留(Structure Preservation)],应用于非纯粹的音位学界定的上下文中,这种交替往往具有词汇例外情况,会被说本族语的人“取消”[如:在“借用音位学”(loan phonology)中],而且也仅能用在词的内部。而后者通常是音位变体性质的[非结构保留(non-Structure Preserving)],说本族语的人对这种交替总是没有意识。交替可用于单词素形式,通常是在词与词之间。Kiparsky 认为,实际上是词缀的词素操作触发了语素音位交替。由于加上一个词缀(或者称为“某一层次完成的一轮词缀循环”),一整套词汇音位规则均被使用。由此引发多种类型的循环效应,这些效应可充分阐释两类规则的多种属性。

第二部分 形态学与语法

第八章 本章围绕以下两个问题:词构成(Word Formation, WF)是由自身规律制约的独立模块,还是应包含在句法中,服从句法的限制?持前者观点的还得回答:作为独立成分的 WF 与句法之间的互动应如何界定?

第九章 本章也是关于形态学与句法学界面的阐述。但与第八章的不同点在于本章是从形态学者的视角,而不是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探讨该问题。

第十章 本章则围绕着“单一的词位内部能包含什么样的语义句法关系?”这个问题展开。换句话说,是否存在着一个特定的表征层次,由此论元结构可得到编码。

第十一章 能产性问题位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的交叉处。本章概述了该问题的两个方面:(a)形态学和词库的关系,以及基于词库的形态学;(b)形态能产性。

第十二章 在形态学、句法学以及语义学交叉处始终存在着诸如主语与谓语的实现方式、在配价中发现的不同的交替类型等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论元结构的不同概念。

第十三章 形态学的近期研究业已发现语义规则是诸多词素的组织基础,毫无疑问,语义规则对派生形态学的运作方式也产生作用。这里不可忽视的是,形态学同时也是语用功能的表现形式。

第三部分 理论问题

第十四章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处于音位学与形态学论辩中心的是一个久而未决的问题:形态学应以 IP 模式还是以 IA 模式来理解?在 IP 模式中,一个词的形式是几种过程应用于词素的结果。这种观点曾以不同的方法得到复苏。范畴语法就是其中的一种把词缀当做过程来描述的形式方法。而 McCarthy 和 Prince 则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传统出发,通过分析未添加词缀之前的词和词干的次成分,来研究非组合效果是如何形成的。

第十五章 尽管 Chomsky 的理论推翻了结构主义的句法观点,然而从 MIT 传出来的形态学研究却多少是在证实结构主义对形态学的假设。比如 McCarthy(1979)就表明:通过采用自主音段音位学理论,词根一模式(root-and-pattern)形态学可以当做一种词缀法。Lieber(1980)则构建了一种词汇理论,在该理论中,词缀就如同完整的词汇项,拥有音位学、意义、句法范畴和次范畴化框架。同时,Selkirk(1982)和 Williams(1981b)则将 X 阶标句法(X-bar syntax)应用于词,并认为词结构与短语结构相同。

第十六章 传统的形态学并不关心界面问题,而对界面问题的探讨无疑淡化甚至使得部分学者否定形态学的自律性。Aronoff(1994)就提醒研究者,形态学自身就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Aronoff 的理由之一就是:相对于句法学、语义学或音系学,屈折词形变化可以是自律的,所以也这就要求它有属于自身的独立部分、模块以及表征的某种层次。

第十七章 在语言领域,存在着对任何合理的描述来说都是不规则和异常的结构。英语中的人称名词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转换生成语法学家”(transformational grammarian),不(必要)是一个可转换的语法学家,这里的构成似乎是[(transformational grammar)ian]。更为明显的例子是“道德哲学家”(moral philosopher)(派生自或至少是由“道德哲学”提供理据的)。这些词的理据从语义的角度来说是明显的(人称名词必须继承抽象名词所拥有的全部语义特性),而事实上仅有固定术语才能作为构成这类名词的理据(比如:不存在从 abstract linguistics 推导出的 abstract linguist)。显然,任何形态学理论都必须解决这类难题。

Sadock(1991)就提出了由组并和附着语素化过程所产生的错配的整合理论来解决这类难题。本章总结这类研究以及其他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

第四部分 大背景下的形态学

第十八章 “历时”关涉什么是可变与不可变。本章探讨：1. 在形态成分中哪些是可变的？2. 形态学的哪些方面是稳定的？3. 什么触发了形态学中的变异？4. 形态变异的普遍理论可能存在吗？

第十九章 与语言习得相关的形态学问题包括：1. 语言分类在多大程度上可影响学习过程？特定的语言分类有助还是有碍语言学习？2. 小孩是否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个时间段实现从逐词习得屈折变化转到规则应用？3. 形态习得过程中，小孩是否将屈折变化与构词一样对待？

第二十章 为研究言语错误提供重要资料来源的是语言缺失患者，他们由于某种疾病或脑损伤而得“失语症”(aphasias)或是阅读和书写方面的“失读症”(dyslexias)。对这些语言障碍的研究为词辨识和生产过程如何分化为次过程提供了充足的几率。这方面的研究在本章中有详述。

第二十一章 本章的两个核心问题是：1. 词内在结构的哪些方面的信息被存贮在长时记忆里？如何存贮？2. 在把口头或书面输入信息映射到心理词汇的过程中，形态结构起到什么作用？形态分析是必要还是可选择的？在词汇提取之前是否是不可能的？第一个问题与形态结构的词汇表征相联系；第二个问题与词汇提取有关。

第二十二章 研究词的生产必然得分析大量的言语错误语料，从言语错误中找出规律，生成模式，这也包括联接主义所激发的模式。本章首先综述语言生产中对形态特征的研究，特别关注屈折形态学。其次，讨论语言生产中的形态学心理模式：是否有明显证据表明说话者在言语生产中应用形态规则？

第五部分 单个语言的形态学简述

第五部分既然是“简述”也就不可能涉及语言在形态学上的方方面面，而只能突出单个语言的某些形态学特征。本书的编者业已标明了这些特征，这里不再赘述。其中有些章节对研究和发掘少数民族语言，记录与保护濒危语种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和实用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Beard, R. 1994. "Morphology: History", in R. E. Asher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5. Oxford/New York/Seoul/ Tokyo: Pergamon Press. : 2573—2576.
- Benveniste, Emile. 1974. *Probleme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Vol. 1. Paris : Gallimard.
- Bhaskar, Roy. 1986.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 Booij, Geert & Jaap van Marle (eds.) 2001. *Yearbook of Morphology 2001*. Dordrecht/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Booij, Geert. 2005. *The Grammar of Words: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Morp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ssmann, 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ran. & Ed. by Gregory P. Trauth& Kerstin Kazzazi. London/Beijing : Routledg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2001. *Understanding Morphology*. London: Arnold.
- Hockett, Charles F. 1958. "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reprinted in Martin Joos. ed.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in America since 1925*. 2nd Edition.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386—399.
- Matthews, P. H. 1991/2000. *Morphology*. 2nd Edition. London/ Beij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eign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O'connor, J. J. & E. F. Robertson. 2000. "Panini". Available: <http://www-history.mcs.st-andrews.ac.uk/Biographies/Panini.html>.
- Wilkinson, E. M. 2002. "Goeth, von Johann Wolfgang", in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Vol. 20.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33—140.
- Watson, Owen (ed.) 1968. *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Harlow/London: Longman.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 沈家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汪榕培 2000 《形态学》导读, In P. H. Matthews. *Morphology*. 2nd Edition. London/Beij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eign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F11-24.

* 凡未列入参考文献而又在《导读》中出现的引文, 均出自本书的 **References** 部分。

Contributors

FRANK ANSHEN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MARK ARONOFF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WILLIAM BADECKER

Department of Cognitive Scienc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ROBERT BEARD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Linguistics
Bucknell University

HAGIT BORER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LFONSO CARAMAZZ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ANDREW CARSTAIRS-McCARTHY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EVE V. CLARK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GREVILLE G. CORBETT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rrey

ANNE CUTLER

Max Planck Institute
Nijmegen

DANIEL L. EVERETT

Department of Gener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NIGEL FABB

Department of English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JAMES FIFE

DONNA B. GERDTS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

JOHN HAIMAN

Macalester College
St Paul, Minnesota

AARON L. HALPERN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Santa Fe Institute

RICHARD J. HAYWARD

Africa Departmen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BRIAN D. JOSEPH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Ohio State University

EDWARD L. KEENAN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LEKSANDR E. KIBRIK

Philology Faculty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FERENC KIEFER

Linguistics Institut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GARETH KING

BETH LEVIN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JOHN J. MCCARTHY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JAMES M. MCQUEEN

Max Planck Institute
Nijmegen

SAM A. MCHOMBO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IRINA A. MURAVYOVA

Faculty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Russian State University for the Humanities

MARIA POLINSKY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ALAN S. PRINC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Rutgers University

MALKA RAPPAPORT HOVAV

Department of English
Bar Ilan University

KEREN RIC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LOUISA SADLE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Essex

JANE SIMPSON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Sydney

ANDREW SPENCE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Essex

RICHARD SPROAT

Linguistics Research Department
AT&T Bell Laboratories